





公羊義疏五之四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

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范重言如齊者大

夫繫國疏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

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蓋謂娶於諸侯者

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

禭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

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

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髮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  
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  
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禭記曰婦人非三年之  
喪不踰封而吊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  
之吊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為之說文公  
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

之亦若諸侯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

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

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違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

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甯之道義具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

注言如至繫國。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知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齊非大夫所

有也此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五月之二十五日

不及時書疏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

過時書注重錄失時疏桓十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

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如禮故恩錄之

所以甚責內疏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堯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但無不欲觀

錄之刺其失時也

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

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堯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但無不欲觀

錄之刺其失時也

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為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間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舍贈又會葬為得禮則於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微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

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禫篇又云諸侯有親喪間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為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証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日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被疏引鄭元以為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為自違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主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觀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証也

注日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加禮者即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舍且賄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舍賄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徒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楊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

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

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

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從始至例者夫人始至例月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

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及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殺梁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如左傳所載皆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

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

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曰云伯陽又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

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道地安靜以動為異也

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即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

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

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

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

王內錄可知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

動地陰為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

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

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幼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填

陰為陰所填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

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

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

廠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

涌水出蓋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不

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

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

為陽行專政之所致即此注之受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

蓋謂齊商人晉趙盾弑君事四方叛德蓋如宋弑君杵臼

莒弒君庶其齊又弒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  
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  
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為先是  
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歿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  
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疆盛者將動為  
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  
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  
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為  
內錄之內為新王天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  
錄可知通義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  
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  
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據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  
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統言地  
震故亦得為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疏釋文椒一本作萩按萩聲叔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即椒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入文

公所聞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

皆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梁傳

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襄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醕此始因其能修禮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于中國也商臣弒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固不待貶絕而自見

注入文至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文公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為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當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



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為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

注屈完至正也。傳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台陵傳

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醕伯德成王事也又

傳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

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蓋彼在所

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

別有主書故唯此為始與內接得其正也

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越之屬皆無大

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

見法矣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据屈完氏疏注据屈完氏。即傳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

貴之嫌夷狄質備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校勘記云浦鏜

石經諸本皆作一

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

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

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為與隱

二年左傳注引許作禦注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

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尚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即

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亦強為之解

注足其至漸也。校勘記出責之云鄂本責作責此誤言

若即足之與以氏則醕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

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義

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

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

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

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疏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

此處闕釋文亦作禴云衣被曰禴說文作稅云贈終者衣

被曰稅以此禴為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

使所以別尊卑疏上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貽傳其言歸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祿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咺兼之同義

注禮主至尊卑。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開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為緩按禮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祿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為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最晚矣何以來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穀與晉為仇兵無休息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夫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黷武而廢禮其可譏尤甚安得原情不責則此書來兼譏不及事矣易為不言及成風注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聞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疏注据及至文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為外夫人故也

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聞曷為不言及嫌欲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知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當絕也通義云穀梁以為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為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妾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何以稱之

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

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注不可至卑也。通

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以一端盡之哉

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女雖貴猶為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冊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辭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

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為僖公先亮禘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卯所聞世無罪者日錄月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

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

傳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構怨起於襲鄭秦為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在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即穀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為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爵之為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

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昧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

疏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

疏禮記玉藻云雨君不舉注為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雨猶不為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為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君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祕有訖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

疏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視諸侯敵體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程泉已然矣何以知非沒公

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忽生之田杜云蘇忽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忽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忽生以温為司寇是蘇忽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温故僖十年左傳秋滅温蘇子奔衛也蓋王復之為卿或別封他邑此蘇子其後也

###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疏左傳作厥貉名闕古厥屈同部段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即闕黨童子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郎曰屈貉之

從左氏以為諸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馬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蔡莊侯首道以棲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

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弑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弑仲篡之難作魯鞏會之卒之弑隱者鞏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蔡於彼經曰衛州吁弑其君完鞏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以壬辰公薨宋督弑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弑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般弑其君固則知黨弑父之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乎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白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乘火甯可不慎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魯恐至微弱。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魯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疏釋文說文作圍字林西萬反二傳

省聲籀文不省作廩傳寫者省鹿作困通作圍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廩卷又圍字之省校勘記云按玉篇圍懼免切字也圍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圍邑名西万切誤也此當以說文作圍今說文圍養畜之閑也無

園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園字玉篇本之為邑名正  
字何本公羊作字園字通借也董本作曰方反盧本從之  
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麋亦作磨注不釋  
其地所在按威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楚  
潘崇伐麋至于錫穴穎客釋例云麋在當陽大事表云今  
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為麋國地按傳楚子伐麋敗麋師于  
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為麋之國都則麋遂滅矣防  
渚為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即春秋時麋國地所謂  
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即此建安十四年先  
主遣孟達攻下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  
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蓋隴蜀咽喉蜀  
魏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則  
麋猶存蓋庸在上庸為今竹山縣麋有錫穴及防渚為今  
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為接壤庸滅而麋亦不復存矣  
今與陝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園又姓後漢末園稱  
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園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園國其  
即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疏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

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  
之正故春秋絕正之按左傳作叔仲彭生釋文本或作叔  
彭生仲衍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傅叔牙牙生武  
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  
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  
引作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  
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卻  
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  
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城筐城水經  
注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東東徑承匡城春秋  
書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  
十里有故承筐城園稱三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  
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  
州西三十里包氏慎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  
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  
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  
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  
匡之歲也七十二年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為三月季淸  
風注五經筭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為乙丑月小  
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

地大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召南云杜顯言魯地以異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二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日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

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不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同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所例但從略爾

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

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誠若日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為瑞乃收

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

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

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僂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

傳謂即鄭臨說文鄆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為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

專車在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姓在

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僂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為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索隱云釐音僂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僂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魯語以汪芒氏之君為漆姓者古漆釐同部得假借

也方輿紀要鄆縣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韋注國語封嵎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翟也說文以此篆廁河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

兄弟三人注言相類如兄弟疏注言相至兄弟三人供宥中國注供

更也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叙鄆瞞伐齊在齊襄二年晉獲焚如在滅潞之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知其非親兄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晉一者之魯注不書者外異也疏漢書劉

封事述春秋災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魯晉齊用公羊義也

注不書者外異也春秋有為天下記異者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為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之屬是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外之義故之齊之晉皆不書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疏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鄆瞞伐

注榮如焚如之弟

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注經言敗殺不明故復云爾疏左

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擣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骨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注經言至之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

左傳榮如為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故極故何氏以為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其言敗何注据敗者內戰又非殺一人也疏注据敗至人也

之義內魯為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戰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敵其一人而言敗狄

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

大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為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

動眾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言敗

各云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為君羣行亦可即長人十  
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  
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注言其力  
足以敵眾又云瓦石不能害注肌膚盟強瓦石打擗不能  
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眾然後殺之如大戰也

其日何注据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犁同非殺一人

文疏注据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犁非也按釋  
文出子犁二字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  
敗莒師于犁獲莒掣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  
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掣戰亦二人相敵盖用穀梁屏  
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

可忽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繁露竹林云春  
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

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  
故此亦書地為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  
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

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為君比象周室衰禮

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

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通義云長狄本漆姓

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為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  
夙絕忽爾佚宕中國非間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



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隅之山賜之以漆為姓則是世為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為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為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為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感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亦備詳其異仲達之疑殊可不惑

注魯成至狄行。舊疏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率諸侯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據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鄆本宋本闕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羽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文羽部羽烏長毛也翮羽莖也從羽鬲聲繫傳按史晉舡人曰烏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臯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多段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疴也劉歆以為人變屬黃祥一曰屬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人為變皆屬皇極下人

伐上之疴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通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

注事以至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以志異

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七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為弑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弑君二十即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擗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十年夏微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為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殺其君買二十三

年吳殺胡子鬯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四年蔡  
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弒其君舍之  
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  
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  
滅舒庸襄六年晉滅鄆齊滅萊十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  
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  
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潁氏二十三年胡子鬯沈子  
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  
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四年楚滅胡哀八年宋滅曹  
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  
異如齊宋晉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  
恒弒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七年之楚滅庸亦  
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弒于巢楚子  
虔殺蔡侯吳般胡子鬯沈子楹皆為外所殺亦不列諸臣  
弒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弒君州蒲又鄭伯鬯頑卒于操亦  
弒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為弒公  
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  
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鬯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  
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  
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通

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夫鍾邾來奔  
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為說非何氏義果如  
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又據地奔魯魯當坐受  
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

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郕子同義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

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注與郕子同義。僖二十年云

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郕魯之同姓  
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穀鄆也書者喜內兄  
歸則此書來奔皆與郕子同當亦為喜內見歸也繁露觀  
德云盛伯郕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  
僖二十四年左傳晉蔡邠霍云云文之昭也盛即邠也通  
義云兄弟辭者為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也彼又云  
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衛侯衎出奔齊是也此  
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衛侯衎為  
比可謂儼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  
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為難何以不名者以郕

子注已明此故不復言從省也  
注月者至遇之。校勘記出尤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尤誤  
猶前為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言盛  
為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  
綏鄧侯郟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則盛  
為齊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為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  
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為太子故如  
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注卒者許嫁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

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  
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者皆不注經且下傳明云  
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僖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

### 之喪治之

疏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

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  
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  
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  
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  
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為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  
來歸八年杞伯姬卒為杞之所請絕續為昏者揆之情事  
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  
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  
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  
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為杞所棄何強暴  
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  
姬非復夫人可不為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  
穀許嫁之說為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  
氏廉更為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  
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  
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  
事本自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敬呂  
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乎春

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為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為得乎按顧說是也既出則非諸侯夫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為為之服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

其稱子何注据伯姬卒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据伯至稱子。乙酉伯姬卒是也

貴也其責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

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穀梁傳

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案般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而皆為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姝矣改趙以稱子者為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般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

秋從殷賈故也

注不稱至別也。闕文

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為其相襲既夕記注云備襲即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

杜云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有古巢城為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

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故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為里二十為術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

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秦伯使遂來聘正用公羊傳文師古曰即左氏所謂西乞  
術也通義云即西乞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  
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  
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  
三年左傳乞讀為乞乞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  
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義乃相比舊疏何反以遂  
為誤耶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荀子大

秋賢繆公與公羊義同

何賢乎繆公注据聘不足與大夫荆人來聘是也疏注据聘

以為能變也疏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繆  
蓋其不遽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義  
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  
進之故使稱人也稱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不一而足  
以為能變也疏公以為能變也史記秦本紀繆公蓋厚視孟

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  
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  
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譁余  
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  
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据左傳則此事  
在文三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  
作秦誓則作在敗殺以後按以左氏事証之似當作於三  
帥還歸嚮師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  
故有黃髮良士之思截截諱言之悔也其實敗殺而後二  
年戰彭衙二年伐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曷嘗真能悔  
過聖人因其有悔過之詞一載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段  
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  
拔世之心也通義云此秦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  
使有大夫者至此始能修禮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  
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秦伯瑩卒注秦穆公也則  
何氏不以此為康公事孔氏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牽涉  
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

其為能變奈何惟談談善諱言注談談淺薄之貌諱猶撰也

疏此下皆秦誓語引以証繆公能變之事

而字多異然反覆案之與尚書無大抵梧蓋今古文之殊

耳說文引書曰爰爰巧言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談談云

言任佗佗之勇王逸楚辭章句引書云談談靖言靖與靖

同釋文尚書作截截淺薄貌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

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辭言耳說文言部

談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截善言言部

今文秦誓爰爰戈部爰字下引之釋云巧言也公羊傳劉

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談談王逸注楚辭引尚書作談談靖

言皆今文尚書也諸家作談談許作爰者同一今文而有

異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論不同也按許以談為

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

注靖猶撰也釋文靖本或作論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

譏七全反又仕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

之僕鄭注僕讀日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譏其先祖之美

又作僕即其証讀書叢錄云靖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靖

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言言部

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言又引周書爰爰巧

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論是後人依尚書改之段氏

譏字下注云爰下既引爰矣而譏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

王逸所據譏譏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

撰同譏譏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譏善也賈逵外傳注譏

譏巧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為言辭

者不同話下之善言也按靖靖同部字撰撰皆从巽得聲

與扁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真臻等部通段者故書作編

此作靖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憑空結撰易以動人

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

言者無不淺薄故以譏譏狀其貌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情也疏注俾使也詩邶

兮傳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說文人部

俾益也一日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為使義

注易怠猶輕情也九經古義云書怠作辭籀文辭作辭

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

以輕詁易以情詁怠也襄四年左傳賈賈易土注易猶輕

也晉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

也

也

也

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  
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並云怠惰也段氏  
玉裁尚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休之依舊疏云言使此  
君子易為輕情非是何意謂談談諍言之人能使君子輕  
情也秦繆一間杞子之言即與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情釋  
文作輕隋

而况乎我多有之

疏書况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當作兄兄

漢石經無逸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台旻職兄斯引義  
皆况通義云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况訓皇穆天子黃竹  
之詩曰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  
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况也故無逸  
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况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  
其義亦猶倉皇况之為兄古文也皇之言况古訓也段氏  
玉裁尚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為矧况字  
也公羊傳而况乎我多有之此段况為皇暇字也皇與况  
互相段借而况乎我多有之即以况為矧况字謂此談談  
諍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情矧况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  
君子尚為所惑而况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樊毅  
碑况作兄管子書皆以兄為况漢尹翁歸字子兄注兄讀

為况故况兄皇皆通唐石經况字缺

惟一介斷斷焉

疏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

从介斷斷古文絕又曰詔古文斷从貞貞古文妻字周書  
曰詔詔無他技矧大學作兮兮焉矧皆語辭按斷从妻故  
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注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

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貨反則陸  
氏所見尚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  
字作一介為是漢書孔光傳按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  
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疊韻為訓按禮記釋文介古賀反  
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實饋于介而退文選運命  
論注作實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為左介右  
為右介即月令之左介右介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副  
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箱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

个作一技解者止作箇何訓一聚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  
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  
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  
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  
何同專一即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  
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  
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琦同鬼谷子掉  
闔篇技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  
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  
端也不端即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  
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  
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  
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  
侃論語疏以異端為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  
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  
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邢疏  
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  
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  
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為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

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  
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  
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  
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為專一者相發  
明

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為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  
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尚  
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為費左二  
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  
古文家無師傳為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其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  
注引鄭注休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  
云休休好善之貌

能有容注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疏公羊古義云尚書曰如

為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知也如當  
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知謂而不  
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是能  
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小



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擊厲也是輾轉相通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即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此為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為容逆耳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能則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是難行也。言休休有而悟方知其難

注秦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僕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

五云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父及由余据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國自新繫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後後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道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子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

注故國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擯之不足責之數再稱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為其從伯者攘楚書師以錄功嗣殺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祿始與魯為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譏故特書伯善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

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即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為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為河東故以華陰為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河外即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即今閿鄉靈室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圍為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為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為蒲州城西又南徑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疏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

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為主也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摠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則觸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觸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矣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若民當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馭民而殘賊之世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非皆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曷為以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據戰于泓不言曲疏注據戰至言曲。見僖二十二年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  
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不別曲直而  
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  
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  
為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河本同何  
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郭本唐石經作疏乃  
譌字耳邢昺所據已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為疏字  
為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荅云河千里  
而一曲河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  
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  
石山三曲也東流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  
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流  
至洛會也曲也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洛水千里至大陸  
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  
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  
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  
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

當如杜以為在蒲坂縣南者是  
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郭本流  
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  
之之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况乃  
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故雖戰不出頃而舉疏者地之用是  
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噫二國之罪均矣穀梁  
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  
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鬪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  
人及秦人戰俞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  
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  
上文曷為以水地之間蓋惟河曲疏濶千里而始一曲非  
十里百里間所在水地之間蓋惟河曲疏濶千里而始一曲非  
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詰曰河  
曲疏句以据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為明了而疏  
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郭本流作  
疏當據以訂正郭氏說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  
則亦為誤本所惑耳

公羊義疏五之五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

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眾然後敢城之言及者別

君邑臣邑疏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从軍聲

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彼釋文云本又作鄆音

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

兗州之域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為薛郡地漢為東平

國武帝為大河郡隋為鄆州按魯有東西鄆在東平州者

西鄆也水經注甄子河篇甄河又東徑鄆城縣南春秋左

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狩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

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按成四

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

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

侯居于運又運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

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為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  
南徑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  
傳魯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玕  
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  
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  
本魯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為西鄆在  
東平魯魯所爭之鄆邑在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  
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玕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  
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  
也齊氏台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  
與魯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  
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  
年楚人入運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名遂入運昭元年  
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  
于魯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玕郡諸下云  
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  
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  
東北四十里

改言帥師者非舊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  
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  
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  
也蓋臣下不可使微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  
也或此為魯魯所爭因畏莒故不敢徒行與  
注言及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  
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十五  
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  
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為晉文諱也晉文雖

霸彊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為諱疏言云五

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注不書至為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鄆本會字上有彊  
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有彊  
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

時此朔之父陳侯致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  
于温經有陳子是強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  
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歟葬深為晉文諱也今若歎子朔書  
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葬使若陳國之君  
例不書葬然故言盈為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  
書葬者為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強會  
其孤故深為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  
同義

邾婁子濂蔭卒疏左氏作濂蔭按說文艸部濂蔭麥也又蔭

蔭濂蔭也濂蔭作一物鮮知邾婁子名當作濂蔭桓六年  
左傳所云取於物為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用鄆  
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賤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校勘記出至秋

鄂本皆作至于此脫  
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邾伯來奔秦伯使遂  
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

炕陽失眾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顯  
盟會公孫教會晉侯又會諸侯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  
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  
一曰不雨近常陽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  
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為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太

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太室亦曰  
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  
之廟室洛誥王入太室裸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  
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太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  
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  
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桀公羊皆以世  
為大如衛太叔儀為世叔儀齊宋樂大心為樂世心又推  
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  
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  
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太子光明世  
與大同義世室猶太室也原注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  
碑云魯不修大室春秋作譏又樊毅修華岳廟碑云世室

不修春秋作譏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按禮  
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為大漢書五行志  
引左傳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  
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  
室傳曰大室猶世室也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  
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  
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  
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  
敗也籀文作敝又文部敝毀也是壞穀義同釋文引字林  
云壞自敗也穀毀反則漢以後強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  
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  
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杜以為太廟

不別此為何公之廟故以為太廟不知古世與左通左氏  
之大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為太廟之  
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  
大室是亦以此為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  
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  
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于伯禽周已前受封

是為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

周公稱太廟疏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

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

魯公稱世室疏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二

而伯禽為始封之君亦不容毀故別為世室魯多殷禮是  
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  
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毀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  
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  
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之本稱後有武公其子  
孫因即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誇張以象文武二祧不  
可為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誕辭

羣公稱宮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舊疏云即武

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宮注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  
宮然則其室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

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  
作尚按尚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  
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

注魯人始封之君故不毀也疏禮記明堂位注世室者不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

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疑仿周人

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歟明堂位多首列魯

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乃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

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

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

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

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

注魯人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

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

魯公為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

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

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

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據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

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注為周公語故在下疏正以周公為始

十四年富辰數魯衛等同為文昭知以周公為正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尚書

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

也疏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

注始受至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辭牛一武

王辭牛一王祭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裡咸



格王入太室祿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王為冊書使  
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封受  
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  
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也漢書王莽傳王曰  
叔父建爾元子于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  
魯公拜後然則魯頌王曰叔父五句蓋其誥辭也知者左  
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與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  
與康誥皆必是當時篇名猶君牙伯圉之類或為作伯禽  
之誥也當即史逸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  
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  
一獻一酌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  
周封魯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駢牛一尊周  
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  
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祿  
太室即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  
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卷張逸引洛誥王入太  
室祿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為天子制  
故明堂位亦曰文王廟大戴明堂篇云或以為明堂者文

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焉故詩清廟序  
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亦謂  
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  
是也  
注尚書至是也。書甘誓文按彼謂遷主天子親征載以  
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証以賞必皆于  
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  
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  
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  
命諸侯則儋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  
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卿大夫以下也  
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  
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  
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  
為周公之後  
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周禮太宰云五日  
猶養也賢臣之志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  
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是也

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國供養也。

死以為周公主。注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曰者成

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周禮注

後彼疏云彼云主此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

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為人後者之後。通典引馬

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

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亦謂持重

者。故何氏謂以魯公為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

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

者也。教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

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二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

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為重也。

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鏜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

即周書作洛誥篇曰封人社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

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鬱以黃

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

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

土。與之。使立社。蓋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

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

秋傳曰天子有太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

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

取其面。以為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

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

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

猶此制也。此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

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

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

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冊中語。

注禮記至子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

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

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

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

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騰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  
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  
子也以為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勲勞於天下

然則周公不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疏經

述間云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為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  
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封魯公以為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  
非專指為祭主一事也且為周公主為字讀平聲封魯公  
以為周公為祭主一事也且為周公主為字讀平聲封魯公  
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為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  
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  
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據為周公者可  
証

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注據為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  
為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為主疏注據為至為

封魯公以為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為周公者謂生  
養死祭以難不之魯也言既供養為主何為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  
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

禽命使送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

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

疏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  
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尚書大傳周  
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史記魯世家  
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  
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  
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  
猶是心也

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名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  
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  
聖人也祭統云周公且有勲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  
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

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子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為主故此注云使遠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注。据廟異也疏。關文。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疏。校勘記出。

用白牲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白牡當据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誤。史記三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牀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据其後。後陳之非。經誼也。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為。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強悍之國。僖亦非跋扈之主。烏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為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况詩明云。白牡騂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國諸侯。亦有效。

用白牡者爾

注白牡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殷牲也。又檀弓云  
殷人尚白大事敘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繁露郊事對  
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  
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  
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會食其母便以用白為貴純似  
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傳字郊特牲曰諸侯之宮  
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  
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唯  
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為僭其列國諸侯唯二  
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  
殷先王亦得用白牡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斝十  
有二疏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設日月畫于斝上素車  
殷禮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也  
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  
王禮葬後以為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  
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  
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  
用白牡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

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  
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  
德漸天地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  
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  
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  
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  
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云開匱得  
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  
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  
也蓋今文尚書皆以金騰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  
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  
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  
雨未偃木拔乃成王寤金騰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  
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未稼盡起焉  
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鄂本謙作嫌此  
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是夏黑牲也舊疏云正朔三  
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為正蓋若用黑牲則  
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避之也  
魯公用駢剛注駢剛未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

制以脊為差疏注駢牯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

牛有赤色謂之駢牯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

享以駢犧傳曰駢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

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

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

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

赤獨為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

牯為特牛特牛牡牛也駢牯猶言駢牡耳小雅信南山曰

祭以清酒從以駢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駢牯

未脊釋文云牯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鬣領上鬣也楚

辭守志覽高岡兮嶢嶢注云山嶺曰岡嶺俗領字然則岡

領同義曲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段借

字古止作岡駢剛為赤脊信矣天子駢犧純赤諸侯駢牯

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為差

說文牯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按王氏之說辨矣然明堂

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夏商之牲純周則止駢

牯耳不得據以相難不然則牯字从岡其義何取

注魯公至為差。繁露郊事云魯郊用純駢剛用色上赤

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按郊用駢牯魯公廟用駢牯不同

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注不毛不純色

人云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禮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為不純色也公

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即祭義古

者天子諸侯必養獸之官君名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

牧人凡陽祀用駢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子南

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危可也注危謂雜色不純

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為而不純乎陽

祀用駢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

牲故以脊為羞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  
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冲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  
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  
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  
純色也冲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乎按孔氏通  
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黝牲擇牲之屬皆可也  
亦沿孔疏之誤  
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昭曰于當作子按此  
本疏中作降于尊祖今按作于不辭作于是也然則凡用  
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昭共一牢穆共  
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注据牲異也疏釋文云盛菜盛也在器

傳周公盛之盛少異

周公盛注盛者新穀疏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公云以供

無盛按說文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即謂  
之盛此蓋對下燾與廩言故解為新穀亦以意言之非詰

盛為新穀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  
為一板再祭之板板以受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  
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蓋亦即接盛與

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疏釋文燾徒扱反一本作

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幬廣雅廣詁  
云幬覆也覆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之一本濤疑  
幬之誤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亦作燾方言燾覆也又  
云燾載也亦謂以舊穀載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說文  
火部燾覆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為燾覆  
也舊疏云正以燾詰為覆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屬是也  
然則周公盛者新穀滿其器燾者下故上新各半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禘祭之

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勝錄

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廩與鮮通廩有鮮義  
公羊文十三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穀於陳上財令半

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  
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証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  
易嫌於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謙之謙謙聲相近此舊疏引  
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謙廩聲相近此舊疏引  
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鄭易本亦  
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  
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  
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  
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  
言為其嫌于陽鄭注嫌讀如奉公謙之謙古書義作立心  
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嫌嫌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  
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謙按說文五下  
音愛濇也從來以音向即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廩也釋文  
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云廩於也寶物可於惜  
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為鮮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  
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始起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  
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廩廩近又云漸皆與  
財會相連之財字義合可証廩字無誤公羊有嚴顏二家  
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成所據嚴氏本  
作羣公謙謙古讀如廉謙廉聲相近故文異謙者雜也言

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此些新穀略與陳  
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相連注中半字當為衍文蓋下  
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煮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  
引鄭云或即牽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  
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  
孫炎曰廩穀穀鮮潔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頭煇案孫炎以  
鮮為潔舍人以鮮為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  
人故注云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未改其字亦當  
作鮮公羊疏廩者希少之名詩疏引鄭易注作謙謙亦希  
少之意與舍人注合按此家說皆相近臧氏尤為詳贍俞  
云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糅之理何鮮疑非也曰盛曰煮  
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  
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  
者謂盛滿其器也煮者冒也覆也何氏訓煮為冒疏謂煮  
詰為覆若周書煮以黃土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煮者謂雖  
不滿其器然是覆冒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  
鮮也廩字說文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  
鮮也是廩有少義此疏亦得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  
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  
古作謙周易文言傳鄭注謙讀如羣公謙之謙古書傳作



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謙猶羣公慊也孟子公孫丑篇  
吾何慊乎哉趙注慊少也大學正義慊不滿之貌是可得  
其義矣  
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其時祭案食精鑿羣公之饌  
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子尊  
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案盛斲其  
新穀盖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

治至今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

不用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

壞知其積阨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而  
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  
為社稷之主而先君宗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  
之上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近金沚木木動也先是冬釐  
公堯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  
譏之經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

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大

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愨公上逆祀也釐雖愨

之庶兄嘗為愨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愨上又未三年而吉

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

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

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

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

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

者禘祭也躋釐公者先禘而後祖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

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氏彼云惡

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  
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為禘之常稱矣  
注言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雷上出重屋也魯有  
復廟重檐亦天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  
上重屋尊高者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  
也謂上下重屋也詳錄壞之所在為重宗廟也明太廟非  
必全壞也  
注以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  
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  
云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

禮微辭也

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書舊疏云：當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月者，久也。彼久不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月。爾意謂據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于沓

疏：二家經會上，有公字。按有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

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清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公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事，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一月之十

還自晉

疏：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為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子斐

疏：釋文斐本又作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斐。杜范皆云：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

印段延勞于斐，林釋文斐本又作斐，大事表云：即斐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斐林，杜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子沓至得與晉侯盟

反黨鄭伯會公子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

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為諸侯所榮故加錄

於其還時皆深善之疏

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

云左傳師乎師乎所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  
則黨詰為所信齊語矣往所猶言往許許猶言往時莊  
子曰物之黨來寄也其義為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  
義為時見黨訓所轉訓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  
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  
也禮黨父黨無客謂父所無客也鄉射禮之參侯道居侯  
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于柯黨矣謂歸於何所  
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左傳有所有名而不  
如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無名也大戴本命無所敢自  
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晉楚所以兵威  
之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年左傳先君有  
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  
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  
字亦作時字解也公羊問荅云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  
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  
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  
失序也是也  
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  
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

注不逆王者之求。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  
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之義即不逆王者之求也下  
得解患之恩即救鄭之難是也一出三為諸侯所榮即及  
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于沓是也通義云前扈  
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  
心喜其為諸侯所尊榮故加善辭也按如繁露云衛鄭皆  
不期來似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見左氏傳毛本  
於改于非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自者為臣子喜錄上事疏

穀梁傳自晉事畢也

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此月故解之為臣  
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  
久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違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

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

其先君之次疏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

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篡弒作篡殺音申志反下同

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慎言云絕其葬使不

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齊昭公者與說諸同義

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命嗣與

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

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為奚齊討

賊即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為

責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公書葬何

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

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

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而

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

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

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

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則昭公

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

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

于新城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疏六月書癸酉

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邱縣

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徑新城北即宋之

新城亭也春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

南

注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

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舊疏云若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注狀似彗疏史記

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

孛即彗也穀梁傳孛之為言猶彗也

注狀似彗。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卹勿注彗竹帚是

即彗也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是也

天官書記歲星失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  
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  
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  
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為災變書又云天  
棊長四丈末兌天棊長四丈末兌天棊長數丈兩頭兌蓋  
皆彗類故爾雅釋天云彗星為棊槍開元占經引孫炎云  
槍槍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尸子曰彗星為棊槍見  
妖星篇彗星占篇引荆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  
彗星一曰天棊二曰天槍三曰天棊四曰第星此四者皆  
為彗按第即字星字棊槍棊與彗同也管子輕重篇國有  
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對言之異  
散則總名彗也

其言入于北斗何注据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字名疏注据大

昭十七年有星字于大辰是大辰不言入也又直言于  
大辰不言所入之星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于大辰何在  
大辰也又曰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是大  
辰東方七宿皆謂之辰非七宿之常名也故此据以為難  
也按注字字疑星之誤

北斗有中注中者魁中疏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曰入

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環域也注据字于  
也五行志下之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宰又曰字星見北  
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也一曰魁為齊晉夫彗較然在北  
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  
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  
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類聚引又云  
合為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第四星  
與

何以書記異也注字者邪亂之氣筆者埽故置新之象也北

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  
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  
魯弑其君而立之應疏注字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  
仲舒以為字者惡氣之所生也謂

之字者言其字字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釋天  
云字星之旁氣字字然也穀梁注引劉向日第星亂臣之  
類  
注箕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中須曰彗者所以除舊  
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  
注北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  
注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  
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  
其政是與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  
同道異位皆循斗樞機之分導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  
注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璿璣天官  
書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  
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是為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  
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  
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  
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  
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主日法天第五曰主月法地第  
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火白也  
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小異

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開監毛本  
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內史叔  
服曰不出也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注引劉向日  
北斗貴星入君之象也第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  
弑其君五行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  
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  
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  
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  
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為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皆晉皆弑  
君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  
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彗北斗人君象彗星亂臣類  
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悞是後宋魯皆晉  
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改亂夷狄並侵兵  
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  
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鞏追  
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彗星炎之所及  
流至二十八年是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  
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  
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之占經引感精符云字賊入北斗中  
者大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

兵為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徑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疆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鄭為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七年宋弑杵臼十八年齊弑商人子卒莒弑庶其是也

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喜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公羊義疏五之六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疏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

今左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捷接二字古多通用納者何入辭也疏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其言弗克納何注据言于邾婁與納頓于于頓同俱入國得

立辭疏注据言至立辭。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于于頓是也彼納頓于于頓為入國得立辭此言

納接菑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為惡此弗勝故為大疏

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温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戎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

注鄭伯至為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是鄭伯以勝為惡也彼以勝為惡故此弗勝為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蓄于邾妻者致晉君之意也後言弗克納專卻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注据伐齊納于糾不能納疏注据伐至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恥不能納也是其諱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可以克而弗克之辭也

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穀梁傳是卻克也與此異左氏年至宣九年卻缺兩見穀梁作卻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蓄于邾

以納接蓄于邾妻力沛然有餘注沛有餘貌疏注沛有餘貌廣雅釋詁

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霈謂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感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

而納之邾妻人言曰接蓄晉出也注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之子為出孫也按爾雅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蓋舅出也文此以出為外孫為同為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傳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子皆可謂之出為其出嫁後所出也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

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



邪妻令使納接蓄也按此說迂回子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

則接蓄也四獲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

本俱誤據公羊問答云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獲且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稱卻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為四編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為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卻缺言接蓄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獲且如計六數者然也其實皆以小指喻庶孽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獲且猶人之六指有手將指連左手言之則為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為第一指故下云獲且也長按洪氏迂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

子以大國壓之注壓服也服邾婁使從命疏服也校勘記云

此當本作厭之何訓為服不當加土注厭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纓条屬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並云厭伏也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設齊復興兵未納獲且亦欲服邾

婁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邾婁者疏正以齊亦時晉伯中衰故邾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卻之

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注時邾至

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並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滕路故聘嫡未往而死滕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哀世諸侯不

能如禮也。纘且元妃所生，則纘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奪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邾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大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媿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姊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媵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云：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也。亦非以姪姊與二媵較貴賤也。

雖然纘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

之疏：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

其實纘且正捷，當不正也。穀梁云：纘且正也。捷，當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

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人言義

不可奪也。故云爾。疏：校勘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闕監

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詭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如邾

婁人言而退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已非奪人

之是。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

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

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爾聞義則止，差可

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又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

也。曷為繫之以吉哉？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徙，善之大者非

徒无咎已。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

說不可通於易詩書，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

妄者也。六經皆聖人之語，曷為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

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故注云：大其不以已非

奪人之是也。惟以為宣子事為異。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疏：通義云：據傳言卻缺率師八百乘

敗曷為敗？注：據趙鞅納蒯聵不敗。疏：注：據趙至不敗。○即哀

世子蒯聩于戚是也彼疏云卻缺納不正賤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賤正以納父罪不至賤也是其義也

不與大夫專廢置也

疏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

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綿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興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不概賤之稱人况納接蓄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師無是理也

曷為不與注据大夫弗克納疏

闕文

實與注弗克納是疏

闕文

而文不與疏也

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

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

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蓄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

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蓄見當國也

疏注不復至道故○

年救邢城楚邱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之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邱之道是諸侯憂天下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

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即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

注接蓄至缺也○舊疏云据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按接蓄進退在卻缺故不繫以邾婁也卻缺之宜賤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蓄也然則蒯聩亦去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為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据宣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

于陳皆言氏傳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為以國民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晉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郤缺與鄭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為後齊魯歸其

喪有恥故為內諱使若尚為大夫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

義云日者罪不若弑君重穀梁傳曰其地於外也

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魯春秋之例大夫出

奔則絕其大夫公孫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書卒

今教書卒故解之脅歸其喪而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

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

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為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

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

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

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

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視被黜重矣當絕尤

不當卒茲卒之故為內諱文使若尚為大夫也大夫去國

得尚為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

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教于郊君不絕其祿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亩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

注据弑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弑成君未成君俱

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据弑至齊也。即傳九年晉里克弑

弑未踰年君不言弑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据

以難

注連名至從也。春秋之例弑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

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名諸兒

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是

也此若止問弑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

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据下傳意則從成君例矣

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為害故先立

而弑之疏

通義云己已商人也己代舍立乎其位而實即世家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陰

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弑舍自立是其事也惟以商人為昭公弟用左氏義

注商人至弑之。舊疏云正以弑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為潘之適舍為庶

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則與左氏叔姬無寵情事亦殊

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

賤商人之所為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日者與

卓子同疏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

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

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為。正以己立之己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

秋責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尤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弑且

為責討成之為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

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為君而見商人賤為賊也按穀梁傳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弑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

以國民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

書國民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為君商人不必以國民其罪惡已見矣

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書日此不日故

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弑未踰年君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為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

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為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為若被

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弑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弑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

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

為書字為無間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  
救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  
日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  
與公羊無間之義同

冬車伯如齊齊人執車伯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為或稱行

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穀梁傳注

大夫按莊元年有車伯逆王姬十四年有車伯會伐宋此  
或其後與注此問至稱例○事具下

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疏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  
無傳其為銜奉國事至晉明也

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

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即此及莊十七年齊

四年齊人執陳袁濇塗雍為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濇  
塗自致也

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浦鏜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  
曰齊人執車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

車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

為齊夫人使車伯送之疏校勘記出淫乎云唐石經諸本

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車伯是天子  
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姬為昭  
公妃車伯為天子大夫為魯請叔姬與公穀異

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車伯及子叔姬注据夫人婦姜繫公

子遂疏注据夫至子遂○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是也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  
叔姬歸于齊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  
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注深諱知執者穀梁  
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  
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按內辭者為內諱辭也  
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為諱  
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  
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  
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  
為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事不醒醒矣或曰不書歸  
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  
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  
正為魯諱道淫何為又起之與  
注書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書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  
可見所謂微而顯也  
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

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為伯討故稱人不  
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  
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  
孔說亦可存

###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殺  
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  
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

疏注月者至秉政。彼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  
其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  
子遂是也

注宋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  
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白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  
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為人君之蔽也  
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閭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  
作二當据正此本三字劄改當本作二舊疏云春秋之例

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

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傳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注：據齊至叔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

內辭也。齊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篾一名編輿。齊

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為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魯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疏：校勘記云

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筍者至曰筍。○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

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據正。按紘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篾輿

前服虔曰。篾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篾舉土器。音步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即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

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篾輿諸說。唯服子慎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篾竹輿也。峻與筍。篾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聲。亦作輿。作輿。又車部。輿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舂柁柁者。土舉漢五行志。作輿。是柁乃輿之或字也。史記河渠書。山竹即橋。一作輿。夏本紀正。



作樺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柶韋昭曰柶木器如今舉牀  
人舉以行也然則周禮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輦或  
作輦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徒土則謂之橋橋即漢書輿  
之笥左氏之獲輿也用之舁人則謂之橋橋即漢書輿輶  
而越嶺之輶字也禮經輶軸即輦字之異者注云拱狀如  
長牀是也然則笥狀如輦但以竹為之或馬引或人舉未  
可知耳通義云笥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教死已閱  
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  
為池容得有笥名即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  
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獲輿前  
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舁以行韋注輿上當有獲字說文  
云獲竹輿也是笥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為今之  
輶無疑也从木則為輶為柶以竹則為笥為輶也漢書嚴  
助傳乘輶而踰嶺服虔曰輶音橋渠謂隘道輿車也臣瓚  
曰今竹輿車也 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  
輶音旗廟反嶺山嶺也不通舩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  
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輶過嶺耳何云陵絕  
水乎如師古說是輶為輿牀即今之肩輿也又云夏本紀  
山行乘輶徐廣曰輶一作橋河渠書山行即橋溝洫志山  
行則柶韋昭曰柶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按柶即輿

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韋以為如今輿  
牀也輶音近故本紀作輶輶作橋亦是段音之字橋與  
輶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輶橋先是 羌虜橋不得  
入為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虜橋即虜輶此古稱之僅存者  
今按作柶作輶作橋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  
或木或有惟無惟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笥不得以肩輿目  
之無論教死已數月即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  
如史記注服韋郭三家之說或如拱牀若長牀人舁以行  
者笥字从竹當以竹為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  
惠孔二家說近是俞云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  
尸猶可置之編輿何辨非也今按笥者以橫木縣其棺使  
人舁之也其名蓋起於笥虞之笥攷工記梓人為笥籥鄭  
注樂器所縣橫曰笥從曰虞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即相通  
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笥故橫木以縣棺亦謂之笥試比類  
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  
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  
前橫木謂之肩宣十二年左傳服注肩車前橫木也而橫  
木以舉鼎亦謂之肩士冠禮設肩鼎是也皆其例矣釋文  
笥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獲輿前服  
曰獲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陳氏音笥為峻蓋

木服氏之說夫獲輿不妨亦有筭名然教死已久而猶得於獲輿尸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文釋樂器曰筭峻也是筭虞之筭亦可讀如峻矣

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為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禿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教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即取教柩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魯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有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為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棄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閱之意猶思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弑其君處白齊人宣公弑子赤莒弑其君庶

其疏注是後至庶其。楚人滅庸即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弑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宣公弑子赤十八年冬子卒傳云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莒弑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夷滅舒蓼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

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注不省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

彼是被執而歸省去其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慎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為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嫂竊國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論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為體有功于國

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嫂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衛之則術之當幾立斷而不受其智為不可及矣故春秋即其絕于邦妻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不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為辱耳聖人目觀時變舉一叔術為鑑非惡叔術也以為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雖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証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二年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尚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禮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來歸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注据甲寅齊人伐

衛日伐也疏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而蔡無倫至日即入其國也注据甲寅伐也。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

至之日也注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主書與甲寅同

義疏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

注主書至同義。即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卻缺今日至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校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鄆本同蓋誤闕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為伐而不即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瀆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

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

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

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為諸侯所

賤薄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為善文

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

文不日不序作為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

為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

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慎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

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注据齊人歸公孫敖

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見上

閔之也注閔傷其棄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

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閔

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

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

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會與教同文相發明叔姬

于文公為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

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

也注凱曰使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

日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日子叔姬貴

之也故也

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為子

隱何法法水逃金也。鹽鉄論云周秦之間父母之於

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

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為容隱條凡同居若

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為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

云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即

言來以閔之是也

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閔本同監

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為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

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

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教為齊為惡而來歸之今

此亦為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子叔

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為齊人歸者

同也知亦為齊人所惡故相發明也

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

適故以為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

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

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為內明義孝子

當緣父母意恩閔之也為人子者通於春秋則能以父母

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

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

六年秋鄭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正月祀

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

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

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

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為

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

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

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

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

子叔姬見兄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

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鄭伯姬祀叔姬事皆無考罪之

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

為無罪也蓋有罪時無罪月即以詳略分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郭者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

外大郭疏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

志云配稷契兮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瓠廣雅釋詁云瓠

大也是也

注郭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為之郭釋名釋宮室

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

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為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

為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增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

釋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  
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為井八十一為夫七百二十九逸周  
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為一里其丈  
數易里數正相符郭之大者為郭作雒篇曰郭方七十里  
則為井四千九百為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  
北因邾山則郭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由王  
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  
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如之當為井九為夫八十一以差  
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男各加五方里之二為井三為夫  
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為井一為夫九也祭仲之  
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圻  
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強也

入郭書乎曰不書

疏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無注  
有注云圍不言入郭是也者衍字耳  
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微左  
傳則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郭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郭經皆  
不書是也

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為同姓見入郭故動

懼我也疏闕文

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侵魯魯實為子叔姬

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郭故舉入郭以起

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

聞其入曹郭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其言弗

及盟何注据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据盟疏注据序至据盟

疏注据序至据盟  
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据盟者嫌直据盟問之  
通義云据鄭伯言逃歸不盟按于彼不相比附無為据之  
也

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為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  
辱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  
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注與齊至與盟。舊疏云  
訖即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為中見簡  
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  
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  
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  
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  
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公會齊  
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是亦以齊侯不肯也  
但不以為為叔姬耳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  
弗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  
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

朔為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  
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  
北面而受之是也  
注不舉至為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  
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  
閏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  
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  
之視朔重於朝廟舉重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  
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鄂本作重始當  
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  
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  
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為四不視朔注据無事也疏注据無事也。正以此經  
之事故也

公有疾也注以不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

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

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

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禩廟禮也公四不

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

秋宜為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

注公有至是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是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注据有疾無惡也疏注据有至惡也

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

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舊疏云即鄭氏云魯自文

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

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

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為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

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

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

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

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

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為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

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

若在國猶朝正

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

也注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

子遂疏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邱疏左氏作鄆丘穀梁作

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鄆丘故賈氏云

公羊曰鄆丘穀梁曰師丘今左氏經作鄆字經義雜記曰

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

作鄆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為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

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

縣故城北縣所謂鄆丘者秦伐魏取鄆丘謂是邑矣杜云



鄆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  
鄆新鄆河南縣前漢志曰汝南郡宋公國周名  
鄆丘漢改為新鄆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  
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鄆丘是其地今安徽潁  
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鄆城也方輿紀要新鄆城在潁州  
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鄆城按公予遂會齊侯之  
地當以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鄆丘也後人  
見左氏作鄆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  
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蓋蓄犀鄆師無一  
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

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郎譏臨民

之漱浣疏注莊公至漱浣○莊二十一年築台于郎傳何  
于郎譏臨民之漱浣此曰泉台應是一地

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注未成時但以地名之

疏謂莊三十一年稱築台于郎也

既成為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謂此名泉台故也

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通義云各有譏

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

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今自毀壞

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疏穀梁

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注但當至惡也○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  
之日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  
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

注築毀至皆時○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  
下恐蒙月故如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

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為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北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庸南夷國段注收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也按僖二年傳曷為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白疏左氏穀梁作杵白史記宋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白杵正字處段借也

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桓二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此及下十年齊人弑其君商人之屬是也

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

人疏注賤者至稱人。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弑其君杵白杵白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古乘與甸通周禮稍人掌五乘之政帥甸猶帥乘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人莫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為鑒焉按窮者極也大夫弑君其賤極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閻弑吳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又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閻盜而已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塗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

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斬人者刎脰故重者錄輕者略

也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疏闕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

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

不過于盜故也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

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

傳疏故如此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

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殺

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

也注降大至重也。注意大夫殺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

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

稱人故士降稱盜也注無尊至刎脰。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闕監毛本脰

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豆九經古義云無

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

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

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

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梟玉篇云賈侍中說梟謂斷首倒

縣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梟秦刑也云無營上

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廢律有乏軍之典及舊典有奉

詔不謹不承用詔書之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屬將軍將

以不承用詔書之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屬將軍將

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亡

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

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

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甯風棘上梟首濫觴於

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

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

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

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

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云公逆刎脰而死何休曰

刎割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

也解詁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

之制此所謂死刑有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

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大不順忽出也或从忝倒

古文學即易突字考茲正臬首之象與不孝者斬臬合漢書句叔傳云王莽如焚如之刑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

注故重至略也。舊疏云謂大夫弑君罪重故稱名氏責之深若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也

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倒也按內要亦失德之一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通義云討弑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

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慎言

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終文十五年同

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四日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瑩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嬰音

經作瑩茲从昭五年注校改

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我狄春秋外之往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為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

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據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詰箋云秦穆公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祿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踊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為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穆公能變何為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授善善及子孫為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得引以為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况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公羊為主公羊既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為調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注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

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當坐弑君疏包氏慎言云五

六日通義云謹案左傳弑之者公僅邶歌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篡不去日處白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篡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已君事之當坐弑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弑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弑君閻監毛本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疏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弑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十四年弑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弑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為君齊之臣民已君事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弑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弑君舉國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省注不與念母而譏忌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為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謂商人弑君臣子宜討既覲然事之則宜成其為君今而弑之當坐弑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

虛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疏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

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

其同倫而相為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舉重之義也

又云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

斯仲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宜

卿為使大夫為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卿位大

責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弒未而請于齊未母本

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不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

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弒也與後不日

卒相起其罪乃顯義或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

之與聞乎弒也子赤齊出也故為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

使之也子赤弒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

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按行父不討賊復如

齊定宣公不得謂為無罪春秋蓋以行父雖卿非當國之

臣政在公子遂或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通義云既葬不名

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注据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

隱之也疏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何隱爾弒也疏釋文弒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弒

弒則何以不日注据子般卒日疏注据子般卒日○以子般

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

子般異疏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正以子般為所傳聞

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與此注

文相足隱先年注所聞者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

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

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

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

田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疏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

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公堯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嬌於是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

殺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歸甯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為內

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鄂本殺作弑紹熙本同當據正文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

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

而立倭哀姜歸齊過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

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

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秦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

云賊人立無所歸田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

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弑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

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航會海盛風航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

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弃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

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

特以夫人姜氏更嫁可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

皆罪坐主昏也解詁箋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季孫行父如齊疏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

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

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為不可則子亦焉得殺

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堯行父有憾於歸父乃以殺

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

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蓋此亦所謂

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嘗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何注据嘗人弑其君密州疏注据

密州。即襄三十一年嘗人弑其君密州是也

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

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注一人至絕

釋例引劉賈許頴以為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

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按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失眾當絕

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為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

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

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虐及卿

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賈逵之說

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此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

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眾而稱國以弑者皆書時以略之

即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

月吳弑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眾是以何

氏云不書闔閭弑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

弟自相弑讓國闔閭欲共享之故為沒其罪也月者非失

眾見弑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